

文娛小演唱

陝北說書

回乡记

韓起祥 編

王宗元 整理

长安书店

文娛小演唱

陝北說書

回 鄉 記

韓起祥編

王宗元整理

長安書店

一九六三年·西安

內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通过回故乡所見所聞的真情实事，用回忆对比的方法，生动地描写了解放后家乡的新气象，熱情洋溢地歌頌了今天人們的幸福生活。同时，又憤慨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控訴了当时的反动統治者給劳动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是一篇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的好的演唱材料。

文娱小演唱

陕北說书

回 乡 記

韓起祥 編

王宗元 整理

长安书店出版（西安东大街318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2号

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frac{1}{50}$ ·印張 $\frac{18}{25}$ ·字14,994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定价：（5）七分

統一书号：T10095·874

平展大路万里长，
榆树柳树排成行，
車馬行人南来北往，
都为了社会主义建設忙。
大轎子汽車真漂亮，
牌号就叫“松花江”，
油紅噴漆鍍電光，
軟皮座子玻璃窗，
車上旅客坐了个滿，
說說笑笑談家常。
有的是，学生毕业回乡去生产，
有的是，复員軍人轉回乡，
有的是，干部下放去劳动，
支援农业出力量。
有一对老汉老婆老两口，
坐在車里喜洋洋。
老婆說：“而今这汽車就是快，
延安到綏德，两头見太阳。”

老汉說：“現在出門多方便，
兩腿不動就到了地方！”

老婆說：“上坡下塬一眨眼，
騎馬坐轎比不上，
風不吹來雨不打，
冬天暖來夏天涼。”

老兩口談話不細講，

說一個盲藝人名叫韓起祥。

（白）盲藝人韓起祥，老家陝北橫山县人。
自從一九四一年，他帶領一群說書盲人，打了國民黨狗官何紹南派來的主任劉自有，全家連夜逃到延安，二十年未曾回過老家。聽人說解放以後，家鄉面貌有了很大變化，總想上去探望一回。遇上今年秋天得閑，暑熱才消，天氣晴朗，他帶着二兒韓剛和一些說書的傢俱——三弦、耍板、銅鈸、螞蚱子，父子倆老家看望一回。

老韓今年四十七，
兒子韓剛整十一，
父子倆同在車中坐，
高高兴兴心歡喜。
剛娃兒只貪觀風景，

窗外景致好新奇：
盘盘转转汽车路，
弯弯曲曲延惠渠，
永坪遍地石油井，
电力抽油磕头机，
瓦窑堡出名好石炭，
砖箍窑洞实在整齐，
清涧城过去绥德到，
啊呀，半边城修在山浮起。
老韩心头波浪翻，
坐在车上想从前：
春夏秋冬时光快，
离开老家二十年。
那阵是黑天黑地黑社会，
咱穷人受罪苦无边。
大沙峁的风沙无定河的水，
吹不干流泪眼，
流不尽泪水泉，
一桩桩一件件当年事
不由得想起好心酸。
汽车路过九里山，

要轉几个簸箕弯。
九里山，九里山，
旧社会常有土匪獠，
拦路搶人无其数，
它是有名的鬼門关，
米脂县过去万佛洞，
二十年前人叫閻王砭，
“紅白交界棧，善恶分两边，
要过閻王砭，先掏买路錢。”
啊！鬼門关，閻王砭，
你看旧社会出門难不难？
他坐在車里一路想，
一霎时过了紅柳滩。
过了紅柳滩，
坐立不安然，
水是故乡的水，
山是故乡的山，
二十年前背井离乡逃难的人，
今日回来把你看，
猛听得一声“上盘灣到了”，
扑簌簌眼泪落胸前。

(白) 刚娃說：“爸爸，你怎么啦？”“不
怎么，咱們到了，下車吧！”

扑簌簌眼泪落胸前，
不知是难过还是喜欢？
听见那无定河水嘩嘩响，
手拉着刚娃儿来到河边。

(白) “刚娃，你看，这就是爸爸常跟你說的无定河。”“哦，你不是說，你小时咱家里很穷，你三岁上眼就瞎了，我爷爷給財主家扳船，冰凌河上遭病去世，就是这河？”“嗯，就是这河！”“你不是說，我奶奶到鎮川投亲，沒有借得来，还叫我二老外爷罵了一頓，叫把你丢在大河里头，就是这河？”“嗯，就是这河！”“你說我奶奶走到这地方，天下大雪，她老人家苦苦哀痛，不知丢你是不丢你是？幸亏来了个說书的曹先生，才把你們救了，就是这河？”“嗯，就是这河！”

无定河呀无定河，
見罢你面二十年多，
自幼兒吃你河里水，
渾水黃沙养大了我。

會記得那年下大雪，
母親抱我河灘里坐，
大風大雪孤兒無路走，
眼淚和雪花一齊落，
若不是遇見曹先生，
世上哪有今天的我？
會記得那年萬善橋上過，
遇見高維旺我的師哥，
他引我來到河灣里，
把紅軍共產黨的事情對我說，
聯絡窮人鬧革命，
身背三弦做工作。
高維旺，高大哥，
開辟革命你像一團火！
摩天圪塔你英勇犧牲了，
英雄的名字常伴無定河！
啊，無定河呀無定河，
浪花翻來浪花落，
二十年前我常打河邊過，
野草荒蕪長滿坡，
今日重到河邊站，

树绿花香鸟唱歌，
 双手捧起一口水，
 尝一尝，喝一口，
 啊，清亮亮的甜水渗心窝！
 不提老韩对河水站了多一阵，
 刚娃儿一旁把话说：

（白）“爸爸，你怎么站下不走啦？”“啊，走！”

父子俩过河往西行，
 一条马路修的平，
 两旁种的洋槐树，
 细沙铺路不起尘。
 时正午，日当中，
 满地庄稼香气熏，
 四野静悄无人声，
 只听得树上百鸟鸣。
 行步来在三岔口，
 刚娃儿开言问父亲：
 “眼前就有三条路，
 爸，咱韩家园子往哪行？”
 一句话把老韩问住了，
 这马路本是新修成，

低头一想有，有，有，

“刚娃呀，有一个大盐淋在咱村东。”

刚娃抬头四下望，

“爸爸呀，四下里庄稼一马平。”

“噢，想必是盐淋滩平种成了地，
娃呀，有一片沙梁底下就是咱村。”

“没有，没有，全没有，
爸爸呀，你这陈年的皇曆不管用，
你老人家坐在路旁歇一阵，
叫我到前面打问人。”

“不去不去你不要去，
乡亲们知道笑话哩！
我自小河边戏耍大，
生身之地怎能把路迷？
刚才走过河湾里，
眼前大概是孙家坟地，
对，就打此处朝东走……”

刚娃说：“朝东全是庄稼地。”

“庄稼地，没关系，
一条山路通咱村里。”

老韩背起三弦迈大步；

刚娃随后提着东西，
先走过一片糜子地，
糜秆子高够三尺几，
好像鞠躬欢迎远路人，
沉甸甸糜穗打到怀里。
又走一片高粱林，
迎风摇摆千万红旗，
高粱地里带黑豆，
上面红来下面绿。
老韩越走越高兴，
摸摸揣揣手不停，
好一片庄稼实在壮，
高如树木密如林。
想从前，大不同，
三年两头遭年馑，
谷子长的像辣椒，
高粱长的像臭蒿，
荒滩野坝没人种，
棉蓬沙米半人高。
看而今，大改变，
水渠斜顺像棋盘，

沙圪塔盐淋全不見，
各样庄稼如海寬，
包谷秆，像扁担，
棒子結的像炮彈，
谷子秆，像鞭杆，
谷穗弯弯尺二三，
麻子林，遮住天，
豇豆蔓子把人絆，
捉住豆棵数豆角，
哎呀，一棵豆豆結上千！
荞麦开花粉咯咯，
香气扑人蜜一样的浓。
老韓站下不想走，
見庄稼如同見亲人，
弯下腰，聞一聞，
呀，蜜蜂螫了我的嘴唇！
“蜜蜂蜜蜂你飞吧，
我心里高兴不觉疼，
你采百花为酿蜜，
我編新书为工农，
你像我来我像你，

咱俩好像一样的人。
 韓起祥只顧心喜欢，
 这里停来那里站，
 忘記了东西与南北，
 忘記了儿子在后边。
 父子俩轉了多一陣，
 寻不見道路出不了田，
 猛听見忽隆忽隆一陣响，
 一輛拖拉机开到眼前。

（白）刚娃說：“爸，路走錯了吧？”老韓說：“不錯，我是轉的着庄稼哩。”口里这样說，心里却想：“哎呀！这是走到哪里了？可真寻不到方向了！”正好这时，开过来一輛拖拉机，一个十八、九的姑娘坐在駕駛台上，一看有个盲人，帶个小娃，走在田里不得出来，咔嚓一声把車刹住：“哎，那位先生，你走哪里去？莫非寻不上路了？”

韓起祥連忙跑过去：

“同志，韓家园子在哪方？”

姑娘听言哈哈笑：

“哎，你早已走过了那村庄，

你看，順着大渠往北走，
过个小桥上个梁，
繞过水碾子和水碓，……
咳，先生，我忘了你眼力不大强。
来，来，来，
我正好也到韓家园子去，
把你們两位全捎上！”
父子俩坐上拖拉机，
感謝这姑娘好心腸。
姑娘轉臉把老韓看，
原来是一位說书先生。
这位先生好面熟，
几时来过我們庄？
問先生：“你到韓家园子誰家去，
你和誰家有来往，
再問你大名和貴姓，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刚娃正要开口講，
老韓連忙扯他衣裳，
这位姑娘認不得我，
让我跟她耍笑一場。

“我家住在延安县，
日每說书串四乡，
今天不是遇上姑娘你，
恐怕天黑也寻不上！”
姑娘开口把老韓問：

“延安城住个韓起祥，
这人你可曾見過面？
韓家园子是他家乡！”
老韓听言微微笑，

“噢，你也知道个韓起祥？”

“哎，韓起祥我怎能不知道，
和我們同住一个庄！”

“他本人你可曾見過面？”

“虽然沒見面，知道他模样，
广播上听过他說书，
画报上見過他的像。”

“姑娘你貴姓？”

“姓韓名秀芳。”

“韓起祥是你什么人？”

“哎呀，我也說不上，
我的老爷爷是他叔，

他的儿媳妇我叫孀媳。”

(白)老韓心想：“哎，看这孙子，故意跟我转弯哩！可是我們家門中人太多，不知是哪門子的，待我再問。

老韓又把姑娘問，

“我有家亲戚住在韓家园子村，

老大名叫韓印来，

老二就叫韓印臣……”

(白)姑娘一听很奇怪，这韓印来是我父亲，韓印臣是我二爸，那么这人是誰哩？

姑娘忙把老韓問：

“韓印来是你什么亲？”

老韓沉吟未答对，

笑坏了一旁听話的人。

剛娃說：“你，你，你再不要問，

一家人認不得一家人，

韓起祥就在你身边坐，

他就是你的五爷我的父亲！”

姑娘一听“哎哟”笑岔了气，

老韓笑得直不起身，

剛娃笑得流眼泪。